

壹、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大多位處於山林，獨特的自然美景和充滿異族情調的文化特色，為觀光客前往旅遊與體驗的最大吸引力。聯合國將 1993 年訂為「國際原住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People)，全球興起前往深具「偏遠」、「新奇」及「異樣風情」之原住民部落旅遊的熱潮(紀駿傑，1998)。2007 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也將輔導部落特色景觀、遊憩等目標，作為推動原住民部落產業執行計畫的績效項目之一，且近年來原住民部落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國家觀光政策及原住民部落發展的重要議題。「原住民部落由於位處遠離人群密集的生活區域或山地，相對於都會與平地區域，部落擁有更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巴蘇雅·博伊哲努，2005)，顯示原住民部落觀光，將成為重要觀光活動之一。

由於遊客對於旅遊需求逐漸朝向深度體驗與探索當地自然環境與人文風情的深度旅遊(吳欣頤、林晏州、黃文卿，2005)，使得原住民部落觀光漸漸成為臺灣未來深具發展潛力的觀光型態(吳宗瓊，2003)。因此，本研究以觀光凝視(tourist gaze)、觀光真實性(tourism authenticity)與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影響關係為研究主題，藉由深度訪談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之遊客為實證分析對象，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來分析觀光凝視、觀光真實性與地方依戀的影響關係。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原住民部落觀光研究的參考基礎，同時提供原住民部落在建構觀光凝視及形塑地方依戀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觀光凝視

所謂的觀光凝視係指某景點、建築或有特殊氣氛的地區，能吸引遊客的目光，前往該地區旅遊與消費。而觀光凝視會隨著社會與歷史的演變，有所不同的變化，並不是單由旅遊者的主觀經驗來界定，同時必須與非旅遊者的觀點相互對照才得以彰顯(Urry, 1990)，而所凝視的內容，包含觀光客對於環境的消費，其中，環境指除了實際的市景之外，還包括文化配置的形式，也就是除了實際的自然景觀，更含括文化藝術、歌舞表演等，都是吸引遊客的因子。視覺是觀光旅遊經驗裡的主要感官，也是介於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最具辨識能力、最可靠的感覺媒介。因此，在整個觀光旅遊發展的過程中，視覺具有主

導性的地位，讓遊客隔著一段距離也能將各種事物或景觀占為己有（Frisby & Featherstone, 1997）。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所代表的原住民部落符號，有著異族意象與氛圍、自然地景與生態、異族聚落文化地景、異族文化商品與聚落產業、異族社會關係及異族飲食文化六大特點，Smith（1996）認為，原住民部落觀光是一種體驗原住民文化的活動；吳宗瓊（2003）也指出，原住民部落觀光是以原住民獨特的社會文化資源，對遊客所產生的異族文化神祕吸引力作為發展主軸，所發展而成的觀光活動。藉由原住民部落獨特的文化，建構吸引遊客的旅遊體驗空間，並將阿里山國家風景區之景點文化轉換成觀光凝視點，更能讓遊客融入旅遊觀光活動中。

二、觀光真實性

二十世紀 1960～1990 年代，當時學者們提出三種有關真實性的定義，主要概分為客觀主義真實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建構主義真實性（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及存在主義真實性（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本研究參考 Cohen（1988）的觀點，將觀光真實性定義為「不同遊客會有不同的體驗，所追求的感受也不同，對自我體驗之評鑑亦取決於個人標準，即使有些事物最初是不真實的或人工的，只要旅遊者滿足於此種『真實』，此即為『真實』」。此概念偏向於建構主義，如下段所述。

Moscardo 與 Pearce（1986）提出真實性並非觀光景點的真正財產或可觸及的資產，而是遊客本身的評論或評價，真實性是遊客的信仰、期待、偏好、刻板印象，以及對觀光物的投射（projection），並認為真實性是由觀光客與觀光地經由互動而產生的結果，為瞭解遊客在觀光中的真實性知覺。Cohen（1988）則認為真實性是相對且彈性的概念，並將旅遊社會學及旅遊人類學當作研究核心，同時也認為觀光發展是刻意營造觀光情境中的真實性（包含政府、當地居民和觀光業者），而「舞臺化」的觀光發展會失去傳統文化的真實內涵；前臺的不真實性會影響後臺的真實文化，以迪士尼為例，即使有些事物最初是不真實或人工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便會慢慢變成「自然而然的真實」。

三、地方依戀

地方依戀源於個人與環境之間的特殊情感或經驗，是人對景觀實體環境產生出情感的依戀作用（李九全、王立，2008）。地方依戀包含象徵性與情感表現的